

凤凰山

□ 王小爱

来两当的游客，十有八九是冲着灵官峡来的。中学课本里那篇《夜走灵官峡》，让这条峡谷出了名。可你要是问两当人，灵官峡边上还有啥看头，他们会说：“凤凰山嘛，上去转转。”

凤凰山就在灵官峡东侧，跟鹦鹉山隔水相望。两当人管这两座山叫“对山”，说它们像一只凤凰的两只翅膀。这名字听着玄乎，可你真站到山脚下，会发现它一点也不玄。它就是一座安安静静的山，不险，不奇，不咋呼。

可你要是愿意花半天时间上去走一走，它会把好多东西慢慢说给你听。那些东西不大，不响，可你带走了，就忘不掉。

松涛

从灵官殿村进沟，路顺着河谷往里绕。两边的山陡，把天挤成一条线。走一截，就能看见白皮松了。

白皮松这东西，别处也有，可像两当灵官峡这样长成片的，不多。这一带的白皮松天然林，是亚洲面积最大的，一千八百多公顷，五十二万多株。数字摁在这儿，你走进去不一定有概念，可你能感觉到——松树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密，空气里的松脂味越来越浓。

树皮是灰白里头透着青的，像刷了层薄石灰。松针短而硬，一簇一簇，手碰上去扎一下，像被针尖轻轻点了一下。风吹过来的时候，松枝不动，只有针叶细细地颤，发出一种极轻的“沙沙”声。

老辈人管这叫“故道松涛”，两当八景里头的一个。故道是古时候从长安往四川走的一条官道，翻秦岭，过两当，下略阳。凤凰山脚下这一截，是故道最险的一段。当年赶骡马、驮盐巴的脚夫走到这儿歇脚，抬头看见满山的白皮松，风一吹，松涛轰隆隆地响，跟打雷似的。

你在松林深处站一会儿，闭上眼睛听。那声音一阵一阵的，从远处滚过来，又滚过去。远的时候像闷雷，近的时候像溪水。你说不上来那是什么，可心里头那些乱七八糟的事，好像就静下来了。

碰见一个老太太，七十多了，头发白得像这山上的松针。她闭着眼睛，手扶着树干，半天没动。她闺女在旁边小声说：“妈，走了。”老太太没睁眼，说：“再站一会儿。”又站了好一会儿，才睁开眼，眼圈红红的。她闺女问咋了，她说：“没啥，就是想起你爸了。你爸年轻的时候，在这山上背过木头。”

她老伴前年走了。年轻的时候，他在凤凰山上背过木头，一天背两趟，一趟百十斤。那时候山上还没修步道，全是土路，一脚踩下去，松针厚厚的，滑得很。他背了三年木头，攒够了钱，娶了她。她这辈子没上过凤凰山，他走了以后，她才想着上来看看。看看他当年背木头的地方，看看他看过的那些松树。

她走的时候，在松树下头捡了一颗松果，揣在兜里，说：“带回去，搁他相片跟前。”

后来，我会想起那个老太太。想起她扶在树干上的那只手，皮肤松垮，可扶着树的时候，稳稳的。

凤巢

越往上行，山势渐陡。依山而建的步道顺着山体起伏延伸，部分路段偏窄，路人相逢，需侧身相让。年长的游客行不多时便驻足休憩，得手扶护栏稍作喘息。

走到半山腰，看见凤凰窝了。三个红漆大字刻在石头上，旁边有个浅洞，洞里搁着几只假的凤凰，花花绿绿的，蹲在筐子里。那凤凰做得不算精细，羽毛的纹路有点糙，眼睛是用塑料珠子镶的。可小孩喜欢。

我见过一个五六岁的女娃，蹲在凤凰窝跟前，跟她妈说：“妈妈，凤凰飞走了咋办？”

妈妈说：“飞走了就飞走了嘛，它回山里头去了。”

女娃嘴一瘪：“那它啥时候回来？”

妈妈笑：“你乖乖的，它就回来了。”

女娃笑了，露出两颗小虎牙。

两当人有个说法，说“凤鸣岐山”的那只凤，就是从这凤凰山飞过去的。传说真不真，没人说得清。可你站在凤凰窝跟前，看着那女娃的笑脸，就觉得凤凰有没有不打紧。打紧的是，这山叫凤凰山，这女娃心里头有个凤凰。

有一回，一个老爷子带着孙女上来。孙女四五岁，蹲在凤凰窝跟前看了半天，回头问：“爷爷，凤凰长啥样？”老爷子蹲下来，跟她平齐，说：“凤凰啊，跟咱家的大公鸡差不多，就是尾巴长，颜色好看。”孙女说：“那它咋不回来？”老爷子想了想，说：“它飞得远，找不着路了。”孙女说：“那咱给它指路嘛。”老爷子笑了，说：“好，咱给它指路。”他站起来，朝着东边指了指，大声说：“凤凰，路在这边，回来吧！”孙女也站起来，学他的样子，朝着东边喊：“凤凰，回来吧！”

那一声喊，在山谷里转了好几圈才散。

老爷子牵着孙女往下走的时候，孙女还回头看了一眼。老爷子说：“别看了，它听见了。”孙女说：“真的？”老爷子说：“真的。它听见了，就找着路了。”

我站在凤凰窝跟前，看着他们一老一小的背影，忽然觉得，这凤凰窝搁在这儿，就是给小孩问问题用的。小孩问“凤凰飞走了咋办”，大人说“你乖乖的它就回来了”。这一问一答里头，有东西在传。传的是啥？说不清。可你知道，那东西在。

高台

再往上走一截，就到凤凰台了。台子修在悬崖边上，底下悬空，上头铺了木板，围着栏杆。台子当中立着一只铁铸的凤凰，翅膀展开，头朝东，尾巴朝西。凤凰的漆掉了不少，翅膀尖上露出铁锈，可架子还在，昂着头，一点不怵。

站在凤凰台上往四下看，才明白啥叫“群山蜿蜒”。对面的鹦鹉山，石峰一根一根的，真有点像凤凰的羽毛。底下灵官峡那条水，在太阳底下白花花的，弯弯曲曲地往远处流。再远处，一层一层的山，越远越淡，淡到最后跟天化到一起。

风从底下往上灌，呼呼的，把衣襟吹得啪啪响。那风里带着松脂的味，带着河水的凉，还带着一点远处人家做饭的炊烟味。混在一起，说不清，可闻着就是两当的味。

我见过一对年轻人，二十来岁，在凤凰台上站了很久。女的靠着栏杆，男的在旁边站着，两个人都不说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女孩忽然说：“以后咱每年都来一回。”男孩说：“行。”“说话算数？”“算数。”女孩笑了，抬眼望着眼前的铁凤凰雕塑，伸手想去触碰，可距离太远够不到。男孩便在身旁陪着她，一起静静望着凤凰。女孩轻声说：“我好像摸到了。”

我不知道他们后来有没有每年都来。可我想，他们摸过那只凤凰的翅膀，应该会记得吧。记得凤凰台上那阵风，记得那满山的松树，记得他们说过的话。

景区介绍里说，登凤凰台远眺，“群山蜿蜒连绵，森林气象万千，云山雾海，美不胜收”。这话不假，可我觉得还少了一样——少了一个人站在那儿，风把头发吹乱了也不管，就那么站着看着远方。那才是凤凰台最好看的时候。

仙洞

从凤凰台出发，去往果老洞要先下到沟底，再向着鹦鹉山攀登。两当人不说“去果老洞”，而是说“上果老洞”。简简单单一个“上”字，那种奋力向上攀登的画面感，一下子就出来了。

洞在崖壁上，半悬着，从底下看像个黑窟窿。走近了才看清，是个天然的石洞，洞口不大，里头深得很，据说有百尺深。

洞里有张果老的像，白胡子，骑着个纸糊的驴，倒着骑。张果老是谁？《全唐诗》第860卷里有一句：“张果，两当人。”就这五个字，两当人认了一千多年。

张果老在历史上确有其人。武则天请他没去，唐玄宗请去不久又回来。回来干啥？继续喂鹿养鹤，骑驴游山。他写过一首诗，叫《题登真洞》，写的就是这个洞。诗我背不全，就记得两句：“野草漫随青岭秀，闲花长对白云新。”

写得好不好，我不太懂。可看着洞外面的野草闲花，觉得就是这个味。草是自己长的，花是自己开的，山是自己待在那儿的。

洞旁边有个饮驴池，不大，一汪水，清着呢。传说张果老的驴就在那儿饮水。你问真不真？没人说得清。可那池子一直在那儿，水也没干过。池子边上长着一圈青苔，绿莹莹的。有时候一片松针落进池子里，在水面上漂着，转着圈，慢慢地游到池子边，停住了。

我在果老洞见过一个老先生，六十来岁，戴着眼镜，一个人来的。他在张果老的像跟前站了很久，然后蹲下来，用手摸了摸洞口的石头。我问他摸啥，他说：“我摸的是时间。”我愣了一下。他说：“这石头张果老摸过，杜甫摸过，陆游摸过。我现在摸一下，就跟他们牵上手了。”
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太阳正好从洞口照进来，在他手上铺了一层光。那只手搭在石头上，老老的，皱皱的，可搭上去之后，好像那只手不是他的了，是一千多年前谁的呢？

两当人说起张果老，口气里带着点自家人的意思。“张果老嘛，咱两当人。”就这一句，不往下说了。好像“咱两当人”这四个字，已经把想说的都说完了。

归途

从果老洞下来，天色开始暗了。秋天日头短，四点多钟，西边的山尖上就没了光。沟里暗得快，树影子拉得长长的，铺在路面上，一道一道的，踩上去像踩着琴弦。

往回走的时候，路边有户人家在门口摘花椒。花椒树就长在院墙外边，红彤彤的一树，摘一把，满手的麻香。主人是个中年妇女，看见我路过，抬头笑笑：“转完了？”

我说：“转完了。”

她说：“喝水不？”

我说：“不喝了，谢了。”

她说：“那慢些走。”

就这四个字：“那慢些走。”两当人送客，最后一句总是这个。不客套，不虚让，就是告诉你，天黑了，路不好走，你慢慢走，别摔着。这话里头有一种朴实的情分，不深，不浅，刚刚好。

我守这座山守了两年。两年里，听过好多句“慢些走”。每一句，仿佛都是同一个人说的。每一句，都很暖。

山在

凤凰山不高，不险，不出奇。它不会让你一眼就惊艳，不会让你觉得非发个朋友圈不可。

可你要是愿意待上半天，慢慢走，慢慢看，慢慢听，它会把一些东西给你。可能是松涛的声音，可能是凤凰窝跟前小孩的笑脸，可能是花椒的麻香，可能是那句“慢些走”。

这些东西不大，不响，可你带走了，就忘不掉。

两当有句老话，说“凤凰山戴帽，长工睡觉”。意思是，凤凰山要是被云雾罩住了，天就要下雨，地里干不了活，长工就能歇一天。现在没有长工了，可这话还在。

凤凰山不光是给人看的，它还管着两当的天气，管着两当人的日子。它在那儿，两当人心里就踏实。

你来两当，别光顾着看灵官峡，上凤凰山转转。

走的时候，有人会跟你说：慢些走。

你要是听见了，就回头看一眼。山上那只铁凤凰还在那儿站着，风吹着，不动，它在看着你走。

● 压题照片 冉创昌 摄

森林幕布

□ 赵 琳

森林像巨大的青色幕布
牵出一条小溪
纸折船航行在水中
雨中失温，我看到她清洗
新采的水芹菜
隔着松树，她用发卡上的
黑蝴蝶纪念丈夫

山峰是雪做的帽子
深秋的植被稀疏枯寂
无法辨别鸟鸣背后
另一种声音
它的清脆
要长于电磁碰撞的振动

赶在晚餐前，我返回民宿
汽车的前头，开辟出公路
雾中传递喇叭的寒冷
房间CD播放雅尼，音乐里
夜莺在梦中飞回竹笛
我胳膊的弯曲适应了森林的雨衣

秋夜自留地

□ 李涌泓

月光筛过树木的缝隙，母亲筛面粉
她不会写诗。月亮是深夜的时间
山湾中，花椒树一棵
与一棵的距离是用脚走出来的
树苗的名字已经起好
如今，她躺在这里
我每次来轻轻的，害怕踩疼她

露水打湿裤脚，仿佛看见她清晨出门
劳作一天，换回一身汗水
秋天了，种下的豆角收获
风干后放在冰箱，想过年时
她回家就能尝到秋天的味道

草木灰燃烧，风把它们吹散
像处理任何多余的东西
最细的那部分融入土地，我握紧它
像握着她的手。母亲，我知道
你没有离开我，会为我拍落
衣服上的泥土；会在来年春天
看到田野绿油油的，都是你的孩子

番麦黄了

□ 张海斌

武都隆兴的四方里村至八方里村一带，海拔一千八百米左右，地势开阔，土地也肥，很适合种庄稼。这几年，很多老乡靠着种药材发了家致了富，日子便像坡上晒足了日头的药材，根越扎越深，味越来越浓。

中秋早过了，风带着些微的寒，刮得核桃树上的剩果儿，一不小心就滚到路上来，但现在都很少有人捡了。记得小时候，秋天里只要一下雨，天不亮就撵到村里的核桃树下去，去晚了，怕是连个青皮也摸不着。那时的雨，是带着香气的，混着泥土和核桃青皮涩涩的味儿，如今想来，竟还是那样真切。

国庆假期，我携了妻子、两个女儿，还有我的母亲，到丈母娘家去。主要是想帮着剥番麦。

一进大门，就看见栏栏台子上堆得满满当当。丈母娘一个人，已经把七分地的番麦全收回来了。那些番麦还裹着层层叠叠的皮，青的黄的交错着，像一摊刚从地里醒来、还未来得及梳洗的秋天。我问：“妈，今年大概能收多少番麦？”丈母娘说：“六七百斤，两三百斤让野猪吃了。”

近些年，野猪是常客。这些家伙繁殖得快，庄稼便遭了殃。我在裕河工作的时候，就见过老乡们种的天麻，有时候颗粒无收，全被野猪拱了去。它们像地底的幽灵，一夜间就能把一个季节的希望翻个底朝天。

今年的番麦种子是网上买的，不很地道，种得也稠了些，番麦棒子便都小小的，瘪瘪的。丈母娘说：“和老鼠娃娃子一样。”去年只种了九分地，倒收了一千四百斤。她说着这话时，是笑着的，眼角的皱纹漾开，像秋日里被风吹皱的塘水。

小舅子一家在新疆生活，老丈人年后就去新疆打工了，家里家外，就丈母娘一个人。种瓜点豆，喂鸡喂狗。她种的土豆、蔬菜，常常托了“蛋蛋”车，给我们往城里捎带。那些沾着泥土的菜蔬，在尿素袋子或者塑料袋里静静地躺着，仿佛是土地写给城市的一封封朴素的书信。

丈母娘胃不太好，奥美拉唑、庆大霉素片，是我和媳妇常给她买的药。可她总是那样忙着，一刻也不肯停息。让她到城里来，她总是说鸡没人喂，狗没人看，地里的活路等着哩。

十月一号从城里出发，到丈母娘家时，已经快中午一点了。丈母娘早做好了凉粉，我们吃过午饭，便开始剥番麦。

剥着剥着，我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事来。

我们家和三爷家一起住在长五间的土木结构瓦房里，我们家两间，三爷家三间。到了收番麦的季节，佐社大大（我们把姑姑叫“大大”）帮我们搓番麦。大人们先用锥子在番麦棒子上拉出两行空当，再用右手攥着番麦芯，在左手的番麦棒子上往下搓。搓得久了，手掌便火辣辣地疼。现在都是机器脱粒了，轰隆隆一阵响，金黄的粒子便哗哗地流出来，倒是快了，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

佐社大大在使用铁锨时，扬到了突然窜出来的我的额头上。到现在，我右眉上方都还有一道长长的疤。多亏邻里当时有麝香，才帮我止了血。那时医疗条件差，小伤小病多半靠土办法对付：小伤口，撒点墙土，或者搓点刺盖叶的汁水敷上；被蜜蜂蜇了，就涂点黄蒿汁敷上；吃坏了肚子，都是大人帮着在肩胛骨两侧的大筋上揪几把；感冒“阴了”，浑身发软，就用毛线把手指头缠起来，用针尖尖在指甲盖后面的位置扎破放血，睡一觉就好。现在想来，这些土方法虽然不可思议，却挺管用。

第二天早上，煮面茶喝。面茶里常加炒鸡蛋、臊子，炒豆腐丁、土豆丁，炸面叶等，这些东西统称“上该”，加一种或两种，中和了茶汤的寡淡，也能直接吃。丈母娘加的是炒鸡蛋和臊子。吃完接着剥番麦。晚上煮了羊肉，蒸了肉包子。我对海鲜和牛羊肉过敏，丈母娘便特意给我做了面。她端着那碗面走来时，碗里的热气氤氲着，模糊了她那张被岁月磨得粗粝的脸。

长假第三天，也是我剥番麦的第三天。这三天，我一边剥番麦，一边开着直播。看着有人留言说“丰收”，我忽然想，幸福其实很简单：手上有活，地里有收，身边有人。金黄的番麦粒在镜头前流淌，丈母娘在镜头外忙碌，劳动者的付出被看见了，那一刻，便是安慰。

番麦该搓的搓，该挂的挂。看着金黄的番麦一串串挂起来，像把整个秋天都挂在了屋檐下。我想，日子大抵不过如此，也是一棒一棒剥出来、一串一串挂起来、一天一天过出来的。

丈母娘打算明早要去地里，看看她的药材地有没有被瞎瞎（当地把中华鼢鼠叫“瞎瞎”）拱了，再拔点草药。她不会说一些漂亮话，只是天亮了就起，天黑了就歇，庄稼该种就种，该收就收。城里的日子她过不惯，离了这块地，她心里空。也许正是她这样的人，守着村子，守着老屋，守着几亩薄田，才让那些在城里奔波的儿女们，回头时总还有一条路可走。

竹实

第2051期

地址：陇南市行政中心C1大楼（广电大厦） 邮政编码：746000 联系电话：0939—5910998（传真） 广告热线：0939—8213340 副刊投稿邮箱：lnrbsfk@163.com 印刷：天水新华印刷厂 本版编辑 赵 芸 校审 赵晋文